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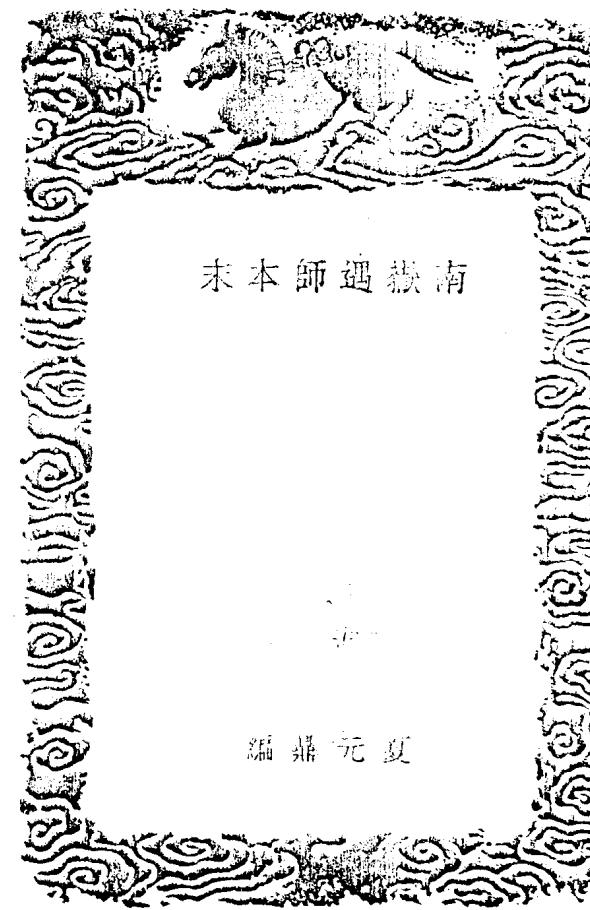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二四冊目錄 哲學類

導引									
南嶽遇師本末一卷	宋夏元鼎編	寶顏	一	怡情小錄一卷	明黃東崖著	學海	二〇九	屏居十二課一卷	清馬大年述
胎息經一卷	幻真先生注	夷門	四	易緯是類謀一卷附四庫提要	漢鄭玄注	聚珍	一一一	識緯一易	
胎息經疏略一卷	王文祿撰	百陵	六	易緯乾鑿度二卷附四庫提要	漢鄭玄注	聚珍	一二二		
脈望八卷	趙台鼎撰	寶顏	七	易緯乾坤鑿度一卷附四庫提要	漢鄭玄注	聚珍	一二三		
赤鳳髓三卷	周履靖編輯	夷門	四〇	易緯乾元序制記一卷附四庫提要	漢鄭玄注	聚珍	一二四		
逍遙子導引訣一卷	逍遙子著	夷門	五八	提要	漢鄭玄注	聚珍	一二五		
調攝				易緯坤靈圖一卷附四庫提要	漢鄭玄注	聚珍	一二六		
保生要錄一卷	宋蒲處厚撰	道藏	六〇	易緯通卦驗二卷附四庫提要	漢鄭玄注	聚珍	一二七		
修齡要旨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冷謙著	學海	六二	易緯稽覽圖二卷附四庫提要	漢鄭玄注	聚珍	一二八		
唐宋衛生歌一卷	明周履靖編次	學海	六二	、補正	漢鄭玄注	聚珍	一二九		
益齡單一卷	明陳繼儒著	夷門	六九	易緯辨終備一卷附四庫提要	漢鄭玄注	聚珍	一三〇		
養生膚語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息齋居士述	學海	七八	識緯一尚書	漢鄭玄注	聚珍	一三一		
攝生要語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袁黃著	學海	八〇	尚書中候鄭注五卷	漢鄭玄注	聚珍	一三二		
攝生三要一卷	明石室道人撰	學海	八三	識緯一雜類	漢鄭玄注	聚珍	一三三		
二六功課一卷	古微書三十六卷附四庫提要	清孔廣林輯	聚珍	聚珍	漢鄭玄注	聚珍	一三四		
開適	術數	明孫穀編	聚珍	聚珍	漢鄭玄注	聚珍	一四五		
臥游錄一卷	明陳繼儒撰	墨海	一五六	問經	學津	聚珍	一四八		
巖棲幽事一卷	明費元祿纂	問經	一五四	二四四	墨海	聚珍	一四九		
叢采館清課二卷	淮南萬畢術一卷	漢鄭安撰	二四四		學津	聚珍	一四九		

ED26/09

淮南萬畢術	一卷附補遺、再補遺	漢 鄭安著	清 孫馮翼輯	十種二四七
出行寶鏡	一卷	漢 樂人不詳	清 茹泮林輯	漢 鄭安著
五行大義	五卷	後周衛元嵩述	唐 蘇源明傳	清 孫馮翼輯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	一卷	唐 李江注	隋 蕭吉撰	漢 鄭安著
潛虛解	一卷	宋 陳希夷受	宋 司馬光撰	清 茹泮林輯
潛虛述義	四卷附考異	宋 幷消息	宋 張敦實論述	漢 鄭安著
元包數總義	二卷	宋 焦衷熹纂	宋 司馬光撰	清 孫馮翼輯
丙丁龜鑑	六卷	宋 柴望輯	宋 蘇天木述	漢 鄭安著
新鎔煙波釣徒奇門定局	一卷	宋 洪邁撰	清 張行成述	清 孫馮翼輯
附掃葉山房寫本				
太玄解	一卷			
三經撮要	一卷附四庫提要、			
補正				
撰人不詳				
十萬四七三	藝海四七一	寶顏四五九	學津三六四	函海三六九
清 焦衷熹纂	明 劉基撰	宋 柴望輯	宋 張行成述	清 張行成述
稽瑞	卜筮	知不足	知不足	知不足
易筮遺占	一卷	三二七	三二一	三二一
春秋占筮書	三卷	二七九	二七〇	二七〇
靈棋經	二卷附四庫提要	二五九	二五〇	二五三
景祐六壬神定經	二卷	二五〇	二五三	二五三
大六壬苗公射履鬼攝脚	三卷	二五四	二五三	二五三
黃石公望空四字數	一卷	六五四	六四四	六四四
質龜論	一卷	六五四	六四四	六四四
龜經	一卷	六六二	六六二	六六二
黃帝金匱玉衡經	一卷	六六四	六六四	六六四
黃帝龍首經	二卷	六六五	六六五	六六五
占候		六六七	六六七	六六七
探春歷記	一卷	六七二	六七二	六七二
乙巳占十卷		六八六	六八六	六八六
夷門		六八三	六八三	六八三
平津		六六七	六六七	六六七
夷門		六六五	六六五	六六五
平津		六六二	六六二	六六二
夷門		六六一	六六一	六六一
夷門		三六一	三六一	三六一
學津		三六〇	三六〇	三六〇
藝海		三六九	三六九	三六九
清 張行成述	宋 張行成述	清 張行成述	宋 張行成述	宋 張行成述
明 周履靖校梓	明 周履靖校梓	明 周履靖校梓	明 周履靖校梓	明 周履靖校梓
續知		六六四	六六四	六六四
仰視		六六二	六六二	六六二
墨海		六六一	六六一	六六一
龍威		六〇七	六〇七	六〇七
湖北		六〇三	六〇三	六〇三
寶顏		五八六	五八六	五八六
學津		五〇三	五〇三	五〇三
唐 劉賡輯		焦贊著	焦贊著	焦贊著
後知		李清菴撰	李清菴撰	李清菴撰
四八七		李道平著	李道平著	李道平著



南嶽遇師本末

元夏編

南嶽遇師本末

斗城雲峯散人夏元鼎宗禹編

予科試童子，應舉克官。師六經，友七子。凡縹榜者五，主學者三。無文不習，恆物不知。顯之爲禮樂，幽之爲鬼神。大之爲古今事物之變微，之爲農圃工役之冗。以至太乙王逝，書算騎射，咸精其能。兵機將略，尤深屬意。手編古今陣法，武經撮要，見者敬之。開襟進取，鄉先達文懿公，處於江淮制圃葉先生之幕。驅馳艱危，以潤州安豐軍資保奏，真命續次講解隨司寢罷，客於玉京。每挾策從游，鼓談同場者，皆飛黃騰踏。或者謂龜不自靈，必招天譴。積感薰心，疾病間作。日事藥餌，邈然無功。有羽流進以導引吐納之法，順然康愈。因知藥在吾身，不假外物。漸生信向，凡遇三清道友，望而加敬。嘉泰壬戌，遇關西閻先生授以三田還返入道丹基，遵從師訓，行持參月，隨用輔効。舊疾頓除，精神百倍。會朝家分江淮制圃寄於楚，應師純之首加錄用，專主忠義局務。至賈師涉經理山東，則拔茅於澗水，攝邑攝倅於朐山。大羊爲羣，鹿豕爲伍，寧無干進之望。時陳傅嚴東海失利，制檄促還山陽。應煩難差，使與除利害，無一敢辭。嘉定庚辰，徒因寶爾納忠，竟成畫餅。踰歲南轍，情誠耿耿。擬將太乙遁甲，靈文上奏天庭。下祈心事，特往龍虎山設醮受籙，虔禮於正一真君。其言曰：未登龍虎榜，且登龍虎山。一見三清易，三年一第難。劍埋光射斗，雞鳴

曉度關，乾坤誰慙顧。擬伴赤松閒，是夜忽夢神人語之曰：四十修真學道，金魚要換金丹。龜齡鶴算不知年，子其勉之。當拜赤城師矣。意初未決，有曉之者，謂仙跡靈祠多在西蜀，時鄉人曹文器遠持節瀘川，欲往過之，因游諸洞府，可以訪道。遂歷湖湘，到南嶽祝融峰前，忽遇一人，舉頭草履，碧瞳丹臉，約弱冠年也。始欣然若趨相接，再復避去。因躊躇挽之，則怒厲欲脫身走。且曰：汝欲執我道籙，取何物也？予對曰：求主人公耳。先生笑曰：主人公在襄陽在外耶？對曰：兩箇都要得之。望先生慈悲，特賜接引。先生曰：且問汝有主人公否？因執先生手曰：只此便是。先生曰：不圖汝事。予對曰：若非這箇主人公，如何點化得此間主人公？先生大笑曰：又卻是恁底。汝心口能相應否？對曰：言是心聲。先生曰：好好！我隨汝同行，不必提我道籙。恐人笑汝官員失體，可自上轎子。對曰：今欲于搏日月安爐裏，況此道籙乎？先生曰：我更與汝竹杖子，可會把捉否？對曰：過河須用筏。今得先生此杖，決可扶持而渡。愛河慾海矣。先生呵呵笑曰：滿汝心願，遂執其藜杖，挽先生下山。到鄖次，惟恐其去也。先生眼閃如電，笑容如春，異香滿身，精神映物，止露臂披一背心腰包而已。敬延炷香，請問其目。凡平生修真秘訣，行功打坐，搬運出神小法旁門，三千六伯無一不與引證。先生且詰難曰：汝如此精切，三乘萬法，一一見驗。宦海浮生已爲難得，又更何求？予對曰：十餘年間，專心辦道，博覽丹經，凡三閱大藏祕典，親編琅函道要，皆謂真鉛真汞，在先天，視乎無窮，聽乎無極。聖人傳藥不傳火，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一點真陽果在何處。一粒金丹果是何物？雲房曰：我有一箇神仙法，不在三千六伯門。又果何事耶？願先生曉慈濟度，特賜指迷。先生曰：通天地人曰儒，世間假儒僞儒，多矣。一見談玄說道，便誘訥其怪誕無倫，不知其坐井觀天，自學習時，拘於時文，及窮祿後，困於舉削，奔名競利，無須臾寧。兒女溝隙恩愛，以苦爲樂，以安爲常，豈知自背師訓，不明儒家宗旨，且如孔子老子莊子列子顏子孟子所說何事？不暇舉道經祕文，以重汝疑，姑明儒書之心印，以解汝縛。予略口述汝可筆記。遂舉孔子贊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因此是虛言，還是實用？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至真，其來至信。此又是何物？莊子曰：昔黃帝見廣成子，願其下風，膝行而前，求其至道。廣成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未嘗衰壞，黃帝再告願求至道，乃曰：得吾道者，人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是謂神遊，大空八極之道也。帝方悟，遺其玄珠，使知榮辱，歸明索契，詎索之皆不得？乃使同象因象得之。黃帝曰：異哉！因象方可得也。列子曰：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仲尼耶？曰是也。曰：何以知其聖乎？曰吾嘗聞之，顏回之顛也。孔丘能廢心而用形，原大夫曰：吾國亦張琳以山東叛，南北不通，制闕懼清朝督過，密遣啣命使齊，艱苦萬狀，僅得生全。當時固諾以京秩賞矣。應徒因寶爾納忠，竟成畫餅。踰歲南轍，情誠耿耿。擬將太乙遁甲，靈文上奏天庭。下祈心事，特往龍虎山設醮受籙，虔禮於正一真君。其言曰：未登龍虎榜，且登龍虎山。一見三清易，三年一第難。劍埋光射斗，雞鳴增異矣。其道全何？寡人願終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而已。顏子之心

齋坐忘終日不違如燭。孟子之善養浩然充塞於天地之間。以上二聖四賢不知退會何事。予對曰：此道

雖知爲培養者之用。皆是正心誠意。忿然窒慾。推之以治國平天下耳。實於修真玄闕。未徵奧妙。敢告先生。憫惻不賜。離絕十世。夙緣千生遭遇。點鐵成金。實在今日。先生曰：汝看悟真爲有前行須短後須長。參同契曰：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還知曉否。對曰：雖知大道在是。未免驅度半信半疑。終非洞徹。告先生抽

關啓鑰。發明所昧。誓爲呼號。驗勘之役。以報隆大厚德之恩。遂擇酉時投晝。狀陳金質質信香幣禮儀。再拜酌酒。設立聖位。以作證明。誓詞曰：富貴利達。眼眩空花。性命玄微。道生實果。欲得正真受用。須求哲匠。

師承敬惟。雲水先生舊飲鬼神。道伏龍虎。雖天地而莫測。宜父子而不傳。然於太上種子。不可無人而化。外有生。亦嘗受教。孰是玄中之妙。曷爲有中之無。偃月爐太乙爐。決非下土神室位。靈龜位。豈是凡材。水

源清濁。自何而分。火候拙添。從何而驗。一點真陽果何物。五行摺簇在何方。眉毛眼睫。北斗何關。心腹腎

腸。中宮何處。既非默朝上帝。如何烹鍊金丹。願質華疑。揚明大道。倘或滌慢陰諤。眇躬伏惟。天日鑒臨。道

師弘度。謹狀先生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雖孔門子貢不可得而聞。況後世乎。惟太上慈悲。不絕種子。世

代有人。蓋性由自悟。命必師傳。自悟者如釋氏之參禪。師傳者是金丹之道。雖曰二事。其實一理。上古

高真口授心傳。不立文字。合用金魚玉鷄。以表虔忱。金玉以取其堅。魚鷄以取其信。歃血飲丹。納誠納款。

禮像君臣。恩猶父子。千生百世。不敢寒盟。違者殃及九祖。禍及一身。今汝訪道有年。必知常禮。今又如此。

老草予對以旅中倉卒難辨。今只以行囊所有。除文字道書外。盡納與先生。只留半月日糧。可回家山足矣。時鄉知趙監丞。德父知信州也。先生曰：汝還有多少行囊。予對以金帛等約計一千餘楮。先生曰：好好。

一切難捨。毋過已財。今汝既無吝色。我亦無懶情。可逐件把來。我自封錦記了。若緣吊鄭重。汝卻自變易。取錢爲裏糧。計應黃白官楮。可輕財者。我自把去不妨。予欣然請先生封號。便以道監屨包作挑擔裝束。先生嬉笑自若。以大白舉酒一斗。啜吸而盡。遂普說前所錄孔子老子莊子列子顏子孟子之心傳。直曰：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即是此理。故莊子曰：南海之帝爲倏。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儼與忽相遇於混沌之地。則二物烹於土而成丹矣。其南北稱海者。言清濁之源。而儼忽混沌者。

金木生成之氣。儼與忽鍊於中宮之位。則黃芽生矣。故曰：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盡得丹名。山是觀之。則

涕唾精津氣血液。皆是底滯撓敗之物。一出而不可復返。豈非陰乎。心肝脾肺腎。皆是有形有質之

具。作用有時而成敗。孰爲道乎。惟真鉛真汞。產在先天。一點靈明。不垢不淨。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能究

其本原。故佛爲金仙。有此摩尼珠也。道爲金丹。有此一刀圭也。此正故一成萬合萬成。一子得一萬尊畢矣。何在於面壁打坐。行氣導引乎。予卽悟曰：洞賓謂一粒栗中藏世界。二升鑑內表山川。道在眼前人不

見。秦皇漢武。謾求仙。今日莫大天幸。得聞玄妙。筵喜城泣。若沉魂再生。先生曰：汝真伶俐。衲併一撮便轉。

已知金丹之藥物耳。若火候幽微。當待月出。可以語子矣。及三鼓月上。先生指出天機。造化洞。洞屬心。開。查解。顛微玄關之妙。先生又曰：今日二十三好日。非徒令汝知有此理。且便欲汝一得永得。超於彼岸。

所謂存無守。有頃刻而成。用之不可見。見之不可用者。非異事也。遂師訓行之果應。顯化通神。靈明妙

用。風雲發泄於七竅。坎離消長於一身。鉛汞真凡。迥然不同。水源清濁。溼潤順別。浮沉則天淵有間。賓主則輕重有權。五行攢簇而無一不備。四象合和而抱一守中。真陽初不在精津。火候初不在卦象。尾閭非閑精之地。口鼻非玄牝之門。敲竹喚鶴。不是探陰。吞霞吸日。不是採陽。默朝上帝。徒然虛熱上攻。打坐無

爲。設爾陰神出殼。混元作用。則頭上安頃。胎息注想。則氣中營氣。曲徑旁門。三千六伯。金丹大道。全不相

關。仙師曰：臺中日月添精氣。鼎內紅蓮湧碧波。側耳聽聲聞耗女。嬰兒見藥使篩籬。又曰：泰卦方知二氣舉似以拜謝先生。祝爲真人。先生曰：汝識真人否。黃巢殺人八百萬。皆以爲非人。後斬一白血者。曰此真

人也。今汝修金丹大道。先使氣凝爲津。津化爲血。血變爲膏。日中無影。方爲真人。予承師訓。便覺身心輕快。終夜不寐。先生曰：汝性直多知。必招魔難。當求清虛淡薄。謀一祕文。可以消弭。廣積陰功。隨力布施。宣

行符藥救人疾苦。天必助之道必成矣。漸次修鍊外丹。以換穀殼。則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天上人間。逍遙

自在。功成行滿。白日飛升。今當爲汝祝香啓鑰。答謝聖真。初見先生。請問鄉貨。乃曰：旣是雲水。安有定住。

問姓氏。曰：旣是貧道。安有名聞。問年甲道號。亦所不答。及祝聖經辭。方知先生姓周。名某。赤城山人。當來

一日。奉差役。未免投機。龍虎失道。烏兔差池。非太上無爲之道。遂略就寢。其店家門有三重。又有惡犬。及轎夫擔腳六人。羅列而睡。先生只跏趺於小條凳上。及予睡覺。天曉。先生已不見矣。所封號黃白官楮。

皆不持去。門亦不閉。犬亦不吠。轎夫擔腳六人。皆不知之。方同店僕等驚駭贊嘆。以爲異也。予留題於壁。聞曰：世學金丹亂似麻。設將心臂向人誇。眼前有藥無人識。火裏栽蓮長道芽。崆峒訪道屈尊乎。萬卷丹

子。性恬思觸。事多潛。忽悟真證。凡意有所思。覺有神助。千門萬戶。上微下微。信知數十年。

間身寄幻宅。放雞不求。今主人旣歸。事事如意。所謂本來面目。不少不剩。好德乘華。初非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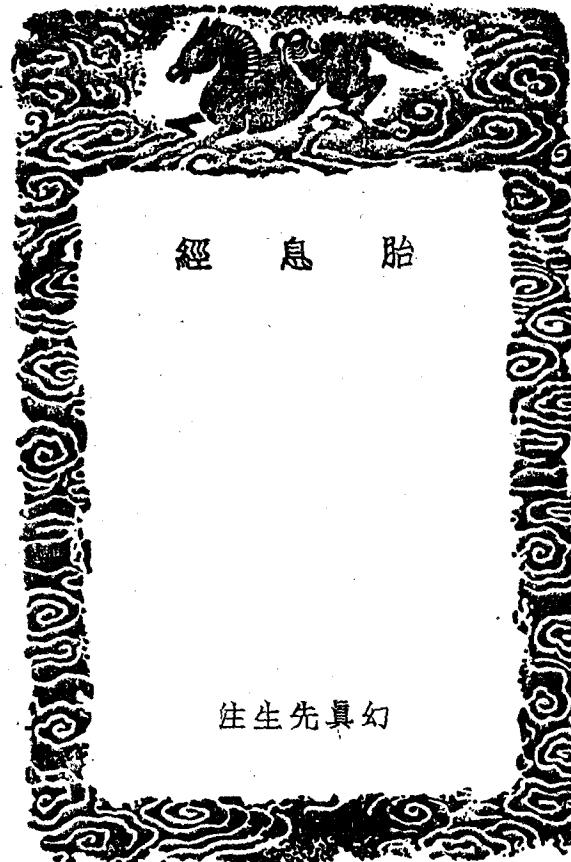
譏。三教同途。何有異致。學者思之。當有頂門上着眼者。能領界也。今淮東撫幹趙善。視節

胡逸鶴都倉王縱。仙財彭日嚴。雲水唐介。然訪道於予。不敢隱嘿。遂筆其本末示之。嘉定甲

南嶽遇師本末

中雲峰故人夏元鼎識。

胎息經
先先生注
幻真先生注



不爲外境愛欲所牽。恬淡以養神氣。卽長生之道畢矣。

神行卽氣行。神住卽氣住。
渴也。

若欲長生。神氣相注。

相注者。即是神氣不相離。玄網云。鍊鈎陽氣不散。不爲鬼。鍊陰氣不盡。不爲仙。元炁卽陽炁也。食氣卽陰炁也。常減食節欲。使元炁內運。元炁若壯。卽陰氣自消。陽壯陰衰。則百病不作。神安體悅。可覩長生矣。

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

神之與氣。在母腹中。本是一體之物。及生下。爲外境愛慾所牽。未嘗一息暫歸於本人。知此道。當泯絕情念。勿使神之出入去來。能不忘久而習之。神自住矣。

勤而行之。是真道路。

修真之道。備盡於斯。然聖人之言。不可妄求。凡胎息用功後。關節開通。毛髮疎暢。卽但鼻中微微引氣。相從四支百毛孔中出往而不返也。後氣續到。但引之而不吐也。切切於徐徐。雖云引而不吐。所引亦不入於喉中。微微而散。如此。內氣亦不流散矣。

胎息銘

三十六咽。一咽爲先。吐唯細細。納唯綿綿。坐臥亦爾。行立坦然。戒於詭維。忌以腥羶。假名胎息。實曰內丹。非只治病。決定延年。久久行之。名列上仙。

胎息經

胎從伏氣中結。

臍下三寸爲氣海。亦爲下丹田。亦爲玄牝。世人多以口鼻爲玄牝。非也。口鼻卽玄牝出入之門。蓋玄者水也。牝者母也。世人以陰陽氣相感結於水母。三月胎結。十月形體具而能生人。修道者常伏其炁於脐下。守其神於身內。神氣相合而生玄胎。玄胎既結。乃自生身。卽爲內丹。不死之道也。

氣從有胎中心。

神爲炁子。炁爲神母。神炁相逐。如形與影。胎母旣結。卽神子自息。卽元炁不散。

氣入身來爲之生。神去離形爲之死。

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舍。神者身之主也。主人安靜。神卽居之。主人躁動。神卽去之。神去炁散。安可得生。是以人耳目手足皆不能自運。必假神以禦之。學道養生之人。常拘其神以爲身主。主旣不去。宅豈崩壞也。

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

道經云。我命在我。我不在天地。天地所患。人不能知。至道能知而不能行。知者但能虛心絕慮。保氣養精。

胎息經

四

予嘗考藝文略載胎息部部凡三十卷凡三十九其稱論者二稱術者三稱訣者十六稱要稱妙稱頌稱諦者各一惟稱經者縱三種初不著作者名氏迨閱抱朴子有胎息一卷則晉宋已傳此書特未識幻真所著即此不也今藏在道函余從邸第披而錄之俾授之梓他日林居之暇且將棲心玄牝嚙氣谷神其不有藉茲編乎羅浮外史志於繕性所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乃先天祖氣中虛也。又名氣穴。閉目反觀。凝神入之。則神氣相注。守中也可。

以長生。

心不動念無去無來。不出不入。自然常住。

心神之舍也。動念則去來出入。不能常住矣。胎中嬰兒。神住氣住。無念亦無去來出入。今能專氣抱神。

如嬰兒然。則一團純陽。返老還童長生也。即固守虛無以養神氣。故曰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

勤而行之。是真道路。此總結勉常行也。老子曰。用之不勤。不助也。此曰勤不忘也。即綿綿若存。曰真非假。是正路非傍門也。

三十六咽。一咽爲先。吐唯細細。納唯綿綿。坐臥亦爾。行立坦然。戒於詎難。忌以腥羶。假名胎息。實曰內丹。非只治病。決定延年久久行之。名列上仙。

此胎息銘也。調氣咽津。以補中宮元氣。每時三咽。子時咽之。尤養生。

右胎息經一卷。原有註。註反晦於經。經旨不足以發。於是去註。重疏之。亦發其略。併廣成陰符參同契。梓行。冀同登壽域云。

嘉靖甲子仲春望海鹽沂陽生王文祿世廉跋。

胎息經疏略

王文祿撰

胎息經疏略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

太虛氣量。一氣孔神。伏始結胎。胎乃息。胎初如花。瞬如蒂。蒂連胞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呼吸爲息。

靜極純陽。日長彌月。形全誕生。此原始以示人。欲專氣致柔。如嬰兒也。

氣入人身。來爲之生。神去離形。爲之死。

形身也。神氣之靈覺。形之主也。氣成形。形神不離。卽氣入人身來。神住形固長生也。神去則氣散形敗。乃死。故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卽志也。氣體之充也。志氣之帥也。氣隨神。神帥氣。氣行住由神。神氣宜交養也。有而迷。自促其生也。

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

神卽志也。氣體之充也。志氣之帥也。氣隨神。神帥氣。氣行住由神。神氣宜交養也。

若欲長生。神氣相注。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永平府知府商丘曹代齋謹序

二

脈

趙台鼎著



脈望卷之一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脈望乃趙文肅公家嗣。長玄所著。計部李伯東氏刻之。北平分署。余來守是郡。學士大夫索之者衆。板已爲東伯擣去。余仍付之剖劂氏。更爲袖珍。便於觀覽。昔何諷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而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方士曰。此名脈望。蠶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立降。可求丹度。

世嗟夫。此脈望所從來。長玄君著書大旨可窺已。余讀脈望而知三教之趣合也。佛教深而廣。道教精而顯。儒者以維世。故作用稍近。然百行能全。一切無染。卽儒教亦可登乘。心性不明。競着用事。雖二氏不免墮落。是在學人生一悟境。總之在養生者。心息相依。養生之妙義。所謂依者。非移心以就息。亦非攝息以就心。要在在此心湛然安靜。自然照見呼吸之根。從調至微。不覺自相依附。參同契云。至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有味乎其言之也。夫意在無人。使成我相。若謂無人。我即是人人。不能無我。不可有人。我相忘。乃真獨境。此自吾造慧根。卽仙卽佛。卽吾儒所從來遠矣。因憶樵李錢穀刑名中天下。往余守橈李躁而靜制之。煩而簡御之。非乘刑名錢穀于無所事事也。隨緣應機。都無染着。縱心自在。亦無束縛。憂喜不逐境生。智慧每從內照。似與脈望之旨。若合符節。夫因應者。道之用也。昔匠石因于郢人。莊周因于惠施。越能因于神秀。故曰。道有以。因爲貴者。余之袖珍是編也。倘有因之者。又笑首三食神仙字已耶。不然。羽翼胸臆。而驥駿鶴者。世鮮不以爲迂怪。是脈望也。得無益其怪。吾家尼父所不語者。乃曰。天祐苦縣。

華函蕊笈。幾於汗牛。結果成胎。見如角兔。走也。窮蒐廣獵。仰拾俯取。積久益筭。食固無味。棄亦可惜。姑存而置之。識者若見。寧免蠶魚之誚耶。雖然是蠶也。其諸異乎。壹之爲蠶也。與嘗聞蠶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脈望。遂以脈望名之。

規中圖訣云。一陽潛動處。萬物未生時。跏趺大坐。凝神內照。調息綿綿。默而守之。則一炁從虛無中來。杳杳冥冥。無色無形。兆於玄冥坤癸之地。生於腎中。以育元精。補續元氣。續續不耗。日益月強。始之去疴。次以返嬰。積爲內丹之基本矣。

腎間動氣。金丹大藥也。腎雖屬水。然居子位。一陽生於子。卽真火也。至人超見於衆。動升腎中。動氣上蒸。脾土脾土溫和。中焦自治。膈開能食。食氣上升。灌溉諸臟。而生血氣。榮衛一身。人生根本。實係於此。或遇觸而動。卽當定心。靜坐閉目存想。此穴之氣上升。庶不至下泄。蓋精者人身之寶也。自下而上。第七節之中。是。

三聖玉訣。謂世人不解死陰。夫陽者生之本。陰者死之根。但吸靈龜而死陰莖。其神自生。彼修者只知禁欲。殊不知一念心動。氣隨心散。精遂氣亡。長春云。一念色心動。百骸和氣傷。惟得法者。陰莖一死而如無也。

六慾七情。當體消滅。故得正念實相。對景無心。或言陰不死而頓無慾者。吾未之見也。馬丹陽曰。修行先

要死陰莖。陰莖不死萬緣侵惱中不識真消息。牢捉牢拘走不禁。性亦無於佛菩提方可冀及。

天機者。臍下一寸三分也。聖人下手養胎仙之處。難經註云。臍下腎間動氣者。丹田也。人之性命也。丹田。口鼻止是呼吸之門戶。丹田爲炁之本原。聖人下手之處。收藏真一所居。故曰胎息。臍下一寸三分者。謂是印腎間也。

三元會議云。子爲六陽之首。以應冬至。故當靜坐凝神。祛除萬慮。一念規中。默調其息而符候之。至亥末子初。陰極陽生之時。腎中一陽之炁。忽爾發動。卽舉心念以應之。使真水真火混而爲一。謂之水火既濟。午爲六陰之首。以應夏至。故午前靜坐凝神。待陽極陰生之際。心中自然一陰之炁下降。卽舉情以合之。存於心田神腑。勿令嚥下。乃爲坎離交姤之道也。常人於此水火升降之時。或行走笑談。或酣睡。以致本火不能既濟。至於卯酉二時。乃爲心腎二炁交分之際。應春秋二分之候。亦須澄心靜坐。聽其自然。綿綿若存。此爲沐浴之功也。除此四時之外。餘時不拘。

靈寶畢法云。采藥法。含津握固。以壓心之真炁。使之不散。又云。一氣初回。元運真陽。欲到離宮。捉取真龍。

真虎。玉池春水溶溶。謂離掛腎氣到心。當神識內定。少入遲出。綿綿若存。而津滿口。勿吐勿咽。自然心腎相交。故前文午時勿令咽下四字。乃口訣也。

我身未生。無相有覺。我身既生。有相無形。是名何物。太乙含真。

淨明錄云。思惟一身之中。有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實不離乎中黃丹局也。

通真契玄篇云。心爲朱陵宮。因交合之時。感化真液下降。因而流入元海。號曰丹母。故上田爲採藥之處。

江漢三要序云。兩腎中間。乃元精穴。非受生元氣之所。觀祖師所謂兩腎中間一點明透。爲丹母順成人。

逆之一字。則元精化爲元炁。逆歸氣穴。爲丹母產玄珠。而爲僊爲聖。順則流元精於膀胱。則淫而爲子矣。

據二論可見。上心下腎。皆有生藥之機。老子云。我貴食母。莊子云。以製氣母。

丹陽云。火裏青蓮滴露。常在寶瓶爲供具。玉溪子云。露珠點綴蓮花下。又隱奧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佛偈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合觀見妙。

青華祕文云。混沌神房。乃精光日光之氣。幻而爲之圓。驗符應云。虛谷乃水火二氣交媾。結成無形有象。

耳胡可着也。

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禮記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二經所言。若合符節。是乃先聖之微言。而記者錄之耳。

楚詞云。游滑爾魂已也。兮彼魄也。將自然。一氣也。孔神兮。於中夜也。存虛也。以待也。至之兮。分母爲之先。七字括盛丹青。可見參同。真之說山來遠矣。前此莊子云。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又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夫不先不後。乃勿助勿忘之謂也。故沁園春云。煉己待時。青華祕文云。守己待癸。

生時虛待二字之義淵矣哉。

口訣云。便就動處略提起。凝住一念。助其聲聲上沖。謂之采。閉氣於下。使心氣迎之。與之交媾。謂之合。火候全在念上着力。虛白雲念不可起。意不可散。起火時。人力不可干預。惟虛靜爲主。不使雜念擾之。聽其自然。待其蒸蒸一回。自爾生陰化爲玉液下降。灌溉五臟。喉中覺有甘津。乃其驗也。到此時。還守虛靜。一毫不擾。自會凝結。久之凝定。方可徐徐而起。

真詮謂性命只是一件。人之所以死者。形神離也。既死。則六根具而不能用者。無神以宰之也。是知神乃形之主。神離則氣散。命豈在外哉。若非兩件雙修而分先後。殊未妥何也。修性則命在其中。所謂神返身中氣自回是也。未有外虛靜而能交媾成丹者。蓋先鍊精成氣。後修定超脫。返難究竟。若能證得法身。何患色身不妙。蓋三關自有爲入無爲者。漸法也。修上一關兼下二關者。頓法也。今惟徑行鍊神還虛功夫。直到虛極靜篤。精自化炁。炁自化神。樞柄在手。命由我立。是一簇貫三關也。豈不易簡而捷徑哉。真空實境

劉長真驗性爲土。驗命爲水。性命相見。如水土和爲泥。造成器物。若未經真火鍛鍊。土再見水。復化爲泥。也如磚瓦。曾經火煉。千年不壞。何況性命煉成至寶。

關尹子云。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玄牝以靜極而見也。姪房以情溢而闢也。

神凝則精氣聚。而百寶結者。藥物也。真息往來。而未嘗少有間斷者。火候也。此語可謂簡而盡矣。

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故知識不用。歸乎其天。則混沌全矣。胡泥成曰。保元和者。莫先於去情識。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與順率循也。

壇經云。心念不起。名爲坐。釋典有行禪之說。又有臥禪之說。要之心念不起。則行臥之間。俱是坐也。

釋氏而壁。自有妙義。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而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心如牆

壁。而可以入。眼不見人。

孟子曰。湯武反之也。道晝曰。逆則成丹。故儒家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仙。復歸嬰兒。與不失赤子之心。其旨同焉。

列子云。與齋俱入。與汨俱出者。入水不濡也。隨烟燭上下。徐行而出者。入火不灼也。皆指神而言。既謂之

神。則無形矣。水安能濡。火安能灼。

莊子云。物之有知者。恃息。知是性息自命。三教聖賢。千言萬論。不過發揮知息二字。此老提綱揭領。豁人心。

目於百世。

眼觀心動。耳聽神移。口談氣散。手自約日用。有四句云。善惡事都莫思量。出入息渾無拘縱。常常傾耳凝空照。默默垂簾仔細觀。勤而行之。不知老之將至。

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自玉蟾曰。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

老子云。能如嬰兒乎。又云。復歸于嬰兒。兒者元神也。故曰。嬰兒入聖機生。神章云。熙熙養嬰兒。又云。處此嬰兒脫。

綿綿若存。老子之火候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是也。養珠者龍。抱卵者雌。豈有言語轉相告教哉。天機妙用。自然而然。故曰。真火本無候也。

老子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焉既生。卽名爲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見性頌云。心清意靜氣和神定。真息綿綿靈光瑩瑩。

道法心傳云。耳目鼻口身精神魂魄意。攢簇在中宮化作先天氣。○此竅實居中。居中復一。中萬神從此出。直上與天通。

了明篇云。一顆明珠幾運動。光輝閃灼兩肩間。○氣入丹田火自生。眉毛灼灼電光明。○夜深獨坐燒丹處。萬頃明星帳頂噴。

懷詩云。眼前白雪亂紛紛。滿目黃花變紫雲。頂上山泉時復變。耳中仙樂日常聞。

常人之息以喉者。謂其出多入少。腹中卽回。不能至呼吸互換之根故也。真人之息以踵者。謂其吸呼相稱。水火兩弦均平。上接天根。下接地根。與腎中祖炁混合。故名真息。凡息切忌出入多入少。

梵語笈。且此言多思慮也。謂此國人思慮多。故以名之。

圓覺經云。一切衆生壽命皆爲浮想。楞嚴經云。苦提心中。皆爲浮虛妄想。凝結妄想之害大矣。

參同卮言注云。弦前弦後正當時。謂吾身之巽門也。晉考巽門之說。惟紫陽老仙云。黃庭之下。有一丹室。

之門戶也。道生則上。故陽升。意止則一。故陽不可得而降矣。爐鼎在乎一之内。正屬土。又云。巽者鼎下之片縷耳。圓則爲乾。離則爲巽。圓則爲離。離則爲吸。何以能開圓。亦無非一意使之然。又曰。西方者。巽之用也。中宮者。巽之體也。又云。巽爲地。戶見後。

雙腎曰。命門一身命脈之所關係。人不能責其柰。固其根。貪愛慾慾。搖動命門。去死不遠矣。

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禱發必克。木中生火而反燎於薪。於事則有反害之禍。於丹道。木三火二爲五。變化之機。

海寶經云。七日七夜。諸天日月星宿。一時停輪。此皆以神氣凝集陰陽。混合於空洞之中。首不瞬。心寂定。爲是。

無際在大竹米居士家住。居士曰。我見和尚坐得好。問云。如何見得。曰。你素常坐。睜眼不定。故今當坐時。

眼似定耶。

眼似定耶。

居子南述梁山先生嘗舉鉤是人也。一章云。須是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拾此心。用力操持。夜以繼日。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空中立。遂見先生。目逆而視曰。此理已顯也。子南問。何以知之。曰。古之眸子而已。以上三段可見三教一理。

元陽真炁。自二十四節上升洞房宮。明朗洞照八室。至此下視六極之境。如在掌中。所謂三境非遠。

顧養和氣。嬰兒自生臍腹之中。如懷胎狀。

諸天日月爲飛精。諸洞日月爲伏根。人間日月爲明輪。若吞明輪者爲仙。蓋服日月光華各有法。能潤五臟。澤顏容。東方甲乙之地。乃日月所出之門戶地。祇於此且望迎送鑑儀。結璘之神。

金爲神性。居上丹田。是謂頂門。人呼爲性門。性最靈。故性門未合。尚知前世事。及其合則不知矣。寄體於肉團。心以應萬事。人能知性命。可以修太素妙行。觀門爲金仙。故桓真人記云。鬼風吹合。崑崙神附心。中盡厥旦。養肝腎。注精施陽。敗損金鼎。神不能禁。仙聖不居。甘受死地。今當回日月之華景。照太極之崑崙歌曰。金鼎天門開。反童復嬰孩。日月照崑崙。真君自然來。謂之默朝上帝法。

硬打塵勞。勿令睡魔陰邪之所侵擾。昏睡則精神散失。魔鬼侵凌。故大洞經云。太乙楊明威。所以鈐飭之也。一點靈光洞然無礙。瞳瞞八表。丹經曰。龍虎大藥。須以真鉛真汞和合而成。方有光華煥爍。

天河自尾箕賓位。注於東井。而循環於天地之間。古人云。水出崑崙之下。注出尾閨。復上。謂之天河。此天地之河也。人之河。自尾閨。尾閨係寅位。泝流而上。崑崙與天地同焉。呂仙云。曲江上月華營淨。大洞經云。一仙水天開。可以互參。

釋氏七覺支則曰。念覺。擇法覺。精進覺。忘覺。猗覺。定覺。捨覺。大抵只是先天先地。靈明不昧之精神。是也。

虛臺知覺。而已矣。吳澤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圭峰義相所說已詳。又云。天有七星。布悉於人曰心。神俱名七。望天帝亦名神安。

大洞經十方師紫烟。黃庭經紫烟。上下三素。蓋人之妙炁。凝聚而出於眼目。卽水火之正色。

桃君乃腎神。蓋宜懲忿窒慾。惜精愛炁。爲一身之主。精神之根也。色念動時。當存思桃君在臍內。

神光寶光。卽靈光也。蓋無形可捉。發秀暉采於長空。青冥之表。在人則精神光彩。秀發於雙目。故大洞經云。炳向太師間。神光秀空峰。空峰頭也。

人有一百八十齒關。三百六十骨節。一千二百形骸。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千根源本始。八萬四千毛發。

關鍵中。咸存精液之洞。人無津液。則枯槁云亡。天地得水而覆載。萬物得水而生成。其實一也。

真仙朝帝。但見金光勃勃。不見眸容修真之人。鬼神見之。惟見紅光。

乾爲天門。巽爲地戶。地戶即下田是也。故風曰巽風。以其起於下也。起巽風。運坤火。俱在下田。眼之於色。爲業甚大。眼見心欲。心動神拔。是以五臟之神。皆從眼漏爲第一根。眼通心。心乃神宅。眼既見。心必動也。道之大而至高。超出乎無色之界。氣丸乃玉京山。

人以雙目回光返照。則真炁隨而聚於元宮。謂之迴風。混合牛車。大乘之道也。指忘言屏忘迴風。人以心爲天。腎爲地。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神風橐籥。故天地相鎮。人以真炁運動。潭底日紅陰怪滅。鉛爲陽。汞山頭月白藥苗新。汞爲陽精。以陽歸陽。則雙自如金星。能通乎晝夜。以代日月之明。

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生。

日中真靈。乃太陽之精。在人則坎中之陽。兩腎間一點明華者。名日中王。以子時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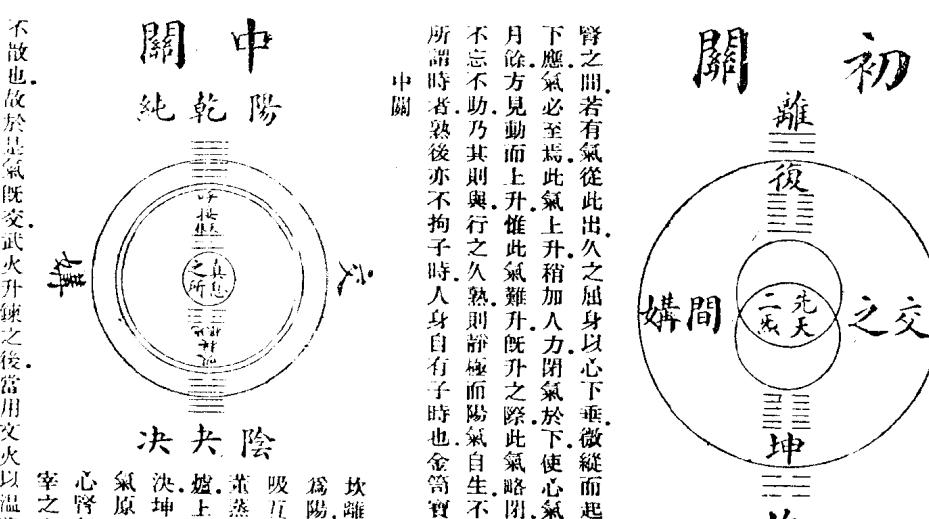
古詩云。聖人每得造化意。手搏日月。安爐裏。微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又曰。若人問我修行法。遙指天邊日月輪。又曰。日月交合時。便是生身處。本來面目真。勸君勤照顧。蓋日月合璧。乃日晦夜交合也。內丹於此下手修合。

丹料之異名。曰福體液。丹房之器皿。曰慶元瓶。

玉清上境。乃人之泥丸宮。參妙門。投胎每舍。皆自此出入。人之死。亦由是出。

八梵九天。東方曰始青天。太青天。人之超度形神。使其超越始青之天。方至欲界。色界。無色界。方至四梵。種民天。方至神霄九天。無上三天。各天劫計數萬里。信知其不可階而升也。然有道之士。通達明了。不涉關津。不勞登陟。動一念。則方直造圓頂之外矣。

瑩蟾語錄云。精闢氣關與神關。三關一滻。天籟地籟及人籟衆籟俱滲。○以先覺而覺後覺。反外觀之觀。中和集三關圖說。



腎之間。若有氣從此出。久之屈身以心下垂。微縱而起者四五次。垂而復想。想而復垂。腎絡連心。上動下應。氣必至焉。此氣上升。稍加人力。閉氣於下。使心氣迎之。與之交媾。如此行工。數日後。微見氣動。至月餘。方見動而上升。惟此氣難升。既升之際。此氣略閉。則不勞而降矣。若一學卽求其效。乃助長之害。不忘不助。乃其則。與行之久熟。則靜極而陽氣自生。不必如前之用力。先天無爲之境。不俟言而得之。所謂時者。熟後亦不拘子時。人身自有子時也。金籥寶鑑徐收而縱一段。說之甚悉。

也。微妙無質。上交於心。一氣迎之。兩氣細綱而交媾。以結聖胎。然所以交媾者。意爲之媒也。下學之功。有可言者。人之脊骨二十一節。從下第七節之傍。兩腎居之。男胎於母先生右腎。爲藏精之所。腎屬水。水生於天乙。夜半子時。六陰幾盡。一陽將生。腎中動氣。漸出於七節之中。每夜必至。當此未至之先。垂目閉口。調息微微。使丹田之氣。翕聚於上。然後點加存想。氣穴之下。兩

於天乙。夜半子時。六陰幾盡。一陽將生。腎中動氣。漸出於七節之中。每夜必至。當此未至之先。垂目閉口。調息微微。使丹田之氣。翕聚於上。然後點加存想。氣穴之下。兩

於天乙。夜半子時。六陰幾盡。一陽將生。腎中動氣。漸出於七節之中。每夜必至。當此未至之先。垂目閉口。調息微微。使丹田之氣。翕聚於上。然後點加存想。氣穴之下。兩

腎之間。若有氣從此出。久之屈身以心下垂。微縱而起者四五次。垂而復想。想而復垂。腎絡連心。上動下應。氣必至焉。此氣上升。稍加人力。閉氣於下。使心氣迎之。與之交媾。如此行工。數日後。微見氣動。至月餘。方見動而上升。惟此氣難升。既升之際。此氣略閉。則不勞而降矣。若一學卽求其效。乃助長之害。不忘不助。乃其則。與行之久熟。則靜極而陽氣自生。不必如前之用力。先天無爲之境。不俟言而得之。所謂時者。熟後亦不拘子時。人身自有子時也。金籥寶鑑徐收而縱一段。說之甚悉。

也。微妙無質。上交於心。一氣迎之。兩氣細綱而交媾。以結聖胎。然所以交媾者。意爲之媒也。下學之功。有可言者。人之脊骨二十一節。從下第七節之傍。兩腎居之。男胎於母先生右腎。爲藏精之所。腎屬水。水生於天乙。夜半子時。六陰幾盡。一陽將生。腎中動氣。漸出於七節之中。每夜必至。當此未至之先。垂目閉口。調息微微。使丹田之氣。翕聚於上。然後點加存想。氣穴之下。兩

由之而日耗於外。吸則氣少而短，不能下至於腎。遇肝而返，此呼吸所以不固。真人呼吸，養人元氣。人有之而不知。口鼻呼吸，喪人元氣。人人陷之而不覺。人能回光返照，注意臍腎之間，一呼方至，以吸繼之，互換運續如環。斯循者真息也。與嬰兒在母腹無異是也。

上關

上關 乾

泥丸居頂上，神所棲也。故曰上關。一身之外，皆太虛也。太虛神之妙應者也。得之於我，還之於彼。何固然之有？煉精者身不動而已。採取升降，不得不運之以心也。煉氣者心也。煉氣者心也。煉氣者心也。於此出矣。五工謬此三段之中。

不測既無所施。三者混合爲一，復忘一併出與太虛同體。恍然如在夢中。學者到此境界，乃是泰定切腹中橐籥入松頂上。齋詔泉漱石。心經無垢子註云：六箇門頭一箇關。五門不必更遮擋。從他世事紛紛亂。堂上家尊鎮日安。○六根皆從一根上起，但去一根上返照。從何而起？若識起處，起處是妄。休教生苗。修行之法，築基已就。玄牡有相之後，工夫大約有四。曰靜。眞息綿綿。曰定。始而昏定，日慧常知。曰通。一步進一步，一層深一層見。境不着，見阻不退，謹謹持自然成就。否則前功盡棄矣。

證寶華法云：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本天地升降之理，氣中生水，水中生氣，乃心腎交合之機。比物取象，道不遠人。配合甲庚，方驗金丹之有準。抽添卯酉，自然火候之無差。紅鉛黑鉛，徹底乃成大藥。金液玉液，到頭方是還丹。從無人有，常懷征戰之心。自下升高，漸入希夷之城。抽鉛添汞，致二八之陰消。換骨鍊形，使九三之陽長。水源清濁，辨於既濟之時。內景真虛，識於坐忘之日。玄機奧旨，難以盡形。子多入少出。

舊讀張三丰道法會同疏有云：得魔劫再生之橐籥。見劫初不滅之卷阿。紅鉛黑鉛，燒煉方成影響。金液玉液，坐臥略致疏。云：每疑劫初卷阿之錯，及閱大洞經，有黃鐘保劫初之句。又停玄三秀阿，註云：藏隱玄根於三秀之卷阿。南岳名太虛，小有之天。古詩小有洞中三秀草，卽靈芝是也。山有五芝，卽其上者得仙。乃信仙詞，咸有所據，非杜撰也。

華嚴經云：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又云：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此卽召命受命之理。蓋生人之大端若此。潘右云：一性之動，是爲太易。晉性移易而不定，也或爲人或爲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

八識之中，有法識神。主人之意，意行即行，意止即止。妙名妙觀察智，平等性智。主傳送識大圓鏡，主舍滅識。皆聽意神以主之意去即去，意來即來。下工之初，全仗此神。以煉丹採取爲妙觀。

意之所之，氣爲之奔走，非敢後也。蓋志氣之帥，聽其役使。一真聚則衆真皆聚。

少林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曹溪偈云：心地含諸種。普兩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禪云：靈臺爲花，華蓋爲葉。一旦撇開，十方朗徹。成果證真悟，因是訣。又云：大悟若干通，小悟不知數。劫外若見家聖域，乃優入。

觀由執元諸類，不召于十方界。已獲其同。圭堂註云：聞之曰命如召命之命。壇經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圭堂註云：聞之曰六祖偈。壞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夫四真二土之妙，乃在此矣。有真身四大。

楞嚴地性火性水性空性圭堂註云：聞之曰命如召命之命。壇經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圭堂註云：聞之曰六祖偈。壞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夫四真二土之妙，乃在此矣。有真身四大。

盧空發善薩，手執四珠，遍照空界。與金光明經四如來混合一室者，正發明是義。若以後天四物與夫假

合四大而會之者，萬里矣。世尊托後天四物，以明不可言傳之妙。而曰：如來四真，清淨本然，周備法界，徧滿世間，寧有方所。豈細事哉。此之謂造化一源。先君妙道，大佛之秘藏。生靈之太初，自從水火相擊搏，便有兩士各戰爭。故曰兩士成主者此也。爲橐籥也。圭堂云：乾坤函蓋，卿叡交馳。真火盤旋，風雲改觀。既而千光歷落，渾透簾帷。醍醐漏泄，機軸潛發。三思大事，再嘆奇哉。此缺詳見修玄序。

脈望 卷之二

元精者，父母交媾之初，陰陽偶合之始。精血相合，孕於坤宮。生於坎戶，徐徐凝結，漸漸成胎。十月周圓，形體全備，身中一物。名曰命蒂，乃召命之命爾。自造化中來，以其能召元神入身而爲物者。此卽先天自然之祖氣也。元神者，虛中一靈，混沌寂寂，無去無來，不增不減，乃混成之性爾。偶因念動，遂於造化未來之前，天命既立之後，一點靈光，自虛無中來。受命之命，附體着形，而爲物者。此卽中天湛然之氣也。謂之元氣者，粵自立命之初，設性之後，混合身形，伏母脅下，隨母呼吸，十月滿足，離母出胎，大哭一聲，徑受此蒸自香冥中來，繫於命蒂，自呼自吸。此後一身精氣液，隨時滋長，情見於外。若知然忘，盡滿天年。倘或恣情，必遭夭折。更能知時運用，乃得長生。此後天浩然之氣也。

人以父母初交元陽，召空中魂爽而有此身。有身之後，元陽日耗，魂火漸離，而身不能久。修行之工，不過使身中元陽與遊魂重來相見，聚而不散。以返未生之初耳。故云：金來歸性初。

脈望卷之二

楞嚴經云：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又云：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此卽召命受命之理。蓋生人之大端若此。潘右云：一性之動，是爲太易。晉性移易而不定，也或爲人或爲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

八識之中，有法識神。主人之意，意行即行，意止即止。妙名妙觀察智，平等性智。主傳送識大圓鏡，主舍滅識。皆聽意神以主之意去即去，意來即來。下工之初，全仗此神。以煉丹採取爲妙觀。

意之所之，氣爲之奔走，非敢後也。蓋志氣之帥，聽其役使。一真聚則衆真皆聚。

少林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曹溪偈云：心地含諸種。普兩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禪云：靈臺爲花，華蓋爲葉。一旦撇開，十方朗徹。成果證真悟，因是訣。又云：大悟若干通，小悟不知數。劫外若見家聖域，乃優入。

觀由執元諸類，不召于十方界。已獲其同。圭堂註云：聞之曰命如召命之命。壇經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圭堂註云：聞之曰六祖偈。壞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夫四真二土之妙，乃在此矣。有真身四大。

楞嚴地性火性水性空性圭堂註云：聞之曰命如召命之命。壇經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圭堂註云：聞之曰六祖偈。壞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夫四真二土之妙，乃在此矣。有真身四大。

盧空發善薩，手執四珠，遍照空界。與金光明經四如來混合一室者，正發明是義。若以後天四物與夫假

我之至也。今人夢中其神無所不至者，不格於形也。醒則滯於此而不能遠去者，形格之也。故惟真空無我。然後能脫胎神化。

又錯天師與司馬承禎寢窺見其額上有日如錢大光耀人席逼而聽之腦中有小兒誦經音玲瓏如金石鬼文元自記嘗聞靈聲凝然聽之心息俱住神氣融暢杳不可說目有一點圓光如小錢許或青或黃或白二公之事相類一屬它見一屬自見其玄機則一也圓通大士贊有側耳養聲揚目見月屈膝支頤。

人空境絕之句皆可爲修行師印鬼神有性無命草木有命無性萬獸性少命多惟人能全之性者屬知覺命者屬形質。

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蛇於巳日不出道鶯於春時自出谷最貴爲人者何不順時養元陽而收真炁耶真炁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在腎元炁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真修之士不見功者以旺時不收損時不補散時不聚合時不取不知交合之時又無採取之法安得比天地長久日月堅固哉詳見靈寶畢法西山會真記。

龜能息氣鶴能養神鹿能固精三者世間之壽物也人爲最靈當兼而有之可以人而不不如物乎。

北方正名號河車車謂運載物於陸地往來無窮而曰河車者取意於人身萬陰之中有一點元陽上升薰蒸胞絡自腎傳肝自肝傳心自心傳肺自肺傳腎爲小河車也肝後飛金晶自尾閣起下關至中關中關上關自上田至中田中田至下田爲大河車也純陰下降真水自來純陽上升真火自起一升一沈相見於十二樓前顆顆還丹而出金光萬道爲紫河車也故車行於河如氣在血絡之中炁中暗藏真水如車載物所謂河車者詳矣。

肝本心之母腎之子傳道腎氣以至於心肺本心之妻腎之母傳道心液以至於腎氣液升降如天地之陰陽肝肺傳道若日月之往復故曰氣傳子母液行夫婦肺氣授心氣極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配合真一之水名曰龍虎交媾日得黍米之大名曰金丹大藥保送黃庭之中黃庭者脾胃之下膀胱之上心之北腎之南肝之西肺之東上清下濁外應四色量容二升路通八水所得之藥達夜在其中若採藥而不進火藥必耗散而不能住若進火面不行採藥陰中陽亦不能住止於舉發腎氣壯暖下元而已若採藥有時進火有數必先於鉛中作汞借氣進火使大藥堅固永鎮下田名曰採補之法。

心之見於內爲脈見於外爲色以舌爲門戶受腎之制伏而驅用於心得肺則盛見肺則減腎之見於內爲筋見於外爲髮以兩耳爲門戶受脾之制伏而驅用於心得肝則盛見肝則減肝之見於內爲筋見於外爲爪以眼目爲門戶受肺之制伏而驅用於脾見腎則盛見心則減肺之見於內爲筋見於外爲毛以鼻爲門戶受心之制伏而驅用於肝見脾則盛見腎則減脾之見於內爲藏均養心腎肝肺見於外爲肉以唇口爲門戶呼吸定往來受肝之制伏而驅用於腎得心則盛見肺則減人之五行相生相克而爲夫婦子母傳氣養旺見於此矣。

人之初生腎爲始脾次之脾又生肝肝方生肺肺肝爲傳導之門戶且腎爲水也水中有火升之爲氣乘氣上升朝之於心心中生液負陰而下以歸於腎蓋無肝肺爲之傳道安得交媾而成龍虎耶古人煉丹不成大患金木間隔今若使肝能傳腎氣以朝於心肺能傳心液以至於腎時候不差黃芽乃生須川甲以卵固也。

肝主魂應於目神之存也肺主魄應於鼻氣之調也。

輔談云修養家存神於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隨之而往也旁門所謂手按尾閣吸氣咽

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況於是耶左傳云人受中以立命書云上帝降衷於下民卽道家黃庭也黃者土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天一生水在人爲精藏之於腎腎有左右中夾黃庭經云左爲少陽右太陽後有密戶前生門腎旣爲生死門戶則涵養之功必自黃庭始腎中藏精精中生氣交合於心心液相交鍊於黃庭倘知交合不差則精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道生生之理不失天地之中

人之一體所以死壞者有三十九處以受鬼氣形有間孔血有虧迭死氣日進邪氣引入精神不通津液沉滯故生神章大洞經有混合百神之道。

人有八漏目之淚肝漏鼻之涕肺漏口之唾腎漏外汗心漏夜盜汗小腸漏寢而涎腦漏夢與鬼交神漏

姪慾者身漏是皆五陰六入十二根塵之所交接嚴君平云虛心以原道德靜意以期神明緣衆生之心未合於道先授之以齋法使其因齋而息心息心

而入道後世熾以人事涉以形器齋法何其謬耶祭酒道士但成一尸祝矣

人未生時謂之不觀光明處冥冥之中無所作用雖無煩惱休繫經千百劫但成游魂苦爽何益於事莊子悲在治之金蓋惜其爲人之後空與草木同腐不若無生之爲安也有人於此不貴其生認四大爲逆旅形骸枯朽只說苦空坐待至死豈人之情也哉

修行之士必先拘魂而制魄魂乃汞之屬魄乃鉛之黨汞性易飛人絕死則魂先去度人經云高上清靈

炎悲歌朗太空蓋傷人之死也人未受生芒芴之間是爲太易變而有氣是爲太始陰上承陽氣隨胎化是爲太

素靈光入體與母分形十月完足是爲太極晨者雞鳴之時也洞玄經云舉身登晨白日升天中爲白日雞初鳴爲登晨是以存太一混合參用此時

太虛聚而有炁炁聚則爲精炁聚精結包之於土先生之理啓矣經云男女構精包胎始榮乘其宿命然乃生氣時也黃庭經云羽服一整八風驅控駕三素乘辰歲後生人故曰包命當其元炁初包狀如垂囊附脾作種脾爲真土物所憑生中黃太一爲人已命其炁流演不腐故云元一黃演之炁上文曰遺光曰資命曰爐

五臟六腑百關百脈金津玉液日月光華皆本於腎故黃庭經云主諸六腑九液源是也莊子云真人之息以踵踵者命門也其氣息於命門如子在胎不飲不食綿綿長存所謂胎息也氣本生於腎若息於它夫婦子母傳氣養旺見於此矣

處必無是理。或云踵者相繼之義。是人之所以繼續不絕處。故云生生之謂易。又云種民天種與踵之義。同以繼續名之爲踵。以根本名之爲種。

金闕玉鏡訣云。白牛去時。如何擒捉。曰。緊叩玄關。牢鎖四門。急用仙人釣魚之法。又用三島手印。指黃河。

逆流掩上金闕。納合玉鏡。白牛自然不走。一名金闕玉鏡定。二名三島迴生換死定。三名九曲黃河逆流。定若定了寶時。休教滯了腰脚。昏了眼目。此是定三寶法。若收定三寶。搬運歸寄何處。先用蘆芽穿膝法。烹氣衝寶爐。二骨直至湧泉。補於二足。然後行七返還丹之法。若不用此功。便行肘後飛金晶而望長生。顧上不顧下。如小兒建塔。下不堅牢也。下和別足。亦是不行穿膝之喻。又鋼鑼狀云。上至頂門泥丸宮。下至腳板湧泉穴。九竅八門都補合。休教一點有漏泄。又青霞祕文云。湧泉穴發水火二氣。入尾閨。合兩腎。一龜一蛇。互相裹繩。觀此二說。則蘆芽穿膝之工。誠不可缺也。忌踵之論。可執一偏耶。

物外清音云。偶然清耳邊。猶聲如萬象。其色青。神寶君太極聲音亂躁不住啼。如萬象喚泥丸宮。如意爲項之喻。青霞祕文云。左足太陽右足太陰。兩足底爲海泉穴。發水火二氣。自雙足入尾閨。左爲督堂。右爲精府。一龜一蛇。互相裹繩。非穿膝之說乎。

上一赤子中一元皇。下一元王。此三一神也。元王卽命門神也。

魄成於地。乃陰也。喜於死。大洞之法。有制魄之方。不使散亂。人之夢中與人爭戰者。乃尸鬼也。尸鬼卽魄也。魄以肺爲家。而又主炁。其色白。遊魄若返。則必鍊其炁。使生華也。苦庭經云。急存百元和六炁。神仙久視無灾害。

金木水火之炁。非土不成。心肝肺腎之元。非脾不養。九天之炁。初降爲胞。名元一。黃演之炁。是中黃太一。以爲己命也。至於五月五臘。乃分。又名中靈之炁。是五炁居中以結命元也。則知生人之成始成終者。其

惟土與丹法象之。

道人要妙。不過養炁。夫人汨沒於名利。往往消耗其氣。學道者別無它事。惟至清至靜。頤養神氣而已。心

液下降。腎氣上凝。至於脾元氣盛。則丹自聚矣。若肝與肺。但往來之經絡。督脈無念。絕想。神自虛。月自滿。

叩齒之法。左爲天鍾。右爲天磬。中爲天鼓。若去卻不祥。則鳴鐘伐鬼爐。也制伏邪惡。則鳴磬集百神也。存

思集神。念道至真。則鳴鼓朝真聖也。要閉口緩頰。使聲虛而響應深也。

古之人以修誦而得仙。如魏紫虛李順興司馬子微之類多矣。今學經之士。縱未絕緣離世。苟能令石其

志。背塵合真。至心受誦。久久不已。必階仙品。無疑也。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此爲古今未發之妙。殊不知本出

於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息心。自冥目。此睡訣也。

三寶者。天寶。靈寶。神寶。分爲玄元始三氣。降於人爲三田。曰精。曰炁。曰神。此內三寶也。教有道經師寶道。寶太上三尊也。經寶三洞四輔真經也。師寶十方得道衆聖。又經籍度三師。此外三寶也。內祕真藏經云。

貪性寂滅。塵累無染。戒行不虧。是爲法寶。嗔性不起。不憤外塵。定無生轉。是名師寶。癡性無取。無惱無患。慧通無礙。是爲道寶。此非內非外。非聲非色。一真澄漠。善莫大焉。

內觀經云。一月爲胞。精血凝也。二月爲胎。形兆胚也。三月陽神爲三魂。動以生也。四月陰神爲七魄。靜鎮形也。五月五形分五臟。以安神也。六月六律定六府。用滋靈也。七月七星開七竅。通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降真靈也。九月宮室羅布。以定精也。

天寶君。玉清天尊也。本玄一之氣。凝結其色。靈寶君。上清天尊也。自一生二。爲元一之氣。白。神寶君。太清天尊也。由二生三。爲始一之氣。黃。其色黃。三炁既足。而生九炁。九氣散爲萬炁。以植物生物之根于玄水之上。及于白水之南。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乃太易太初太始之初也。

人有死生。性無死生。出生死之外者。其惟見性乎。常人結習未除。爲業所牽。留滞幽陰。或相報對。業報既彼間真人。以此水灌潤其身。長生前諾文云。黃華蕩形。此之謂與。自得爲人。經多少節次。驚天憾地。豈可自輕。鍊養元神。返本還淳。與三炁九炁融合。有骨肉同飛。上登三清之理。而不自勉。至於死壞。悲哉。造道之功。至於悟性。須當培養。命爲本。若不能尊炁貴形。保命愛神。坐至衰老。求枯鉛耗命基。既削其性亦。脊。此時欲修。所謂渴而鑿井。不亦晚乎。

東坡曰。徐徐而爲。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忠志之不墜。行之不力耳。其並在北山愚公之平山。袖院大士子。是又爲其命鳥。爲真土。心爲優華。舌爲紅蓮。樹葉之末生。三昧火守之。藥之既生。三昧火采之。呼吸接天根。吸接地根。故爲三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惺惺惺惺寂寂。本覺昭然。精氣自固。藥物自生生而

菩薩大洞真經。檜熾鈞音。仙梵歷耳。及生神章。瓊房妙出之語。心禡異之。及放古證今。內徵外訪。無不符。合聞重聞修以入正定。定久則心華自開。十分圓明之境。庶幾矣。傳識爲智。道固如是也。孰謂教外無別傳也哉。

楞嚴旨義。奧衍宏深。大約謂人之覺體。妄有四大。遂成六根。六根之中。各具四陰。乃生滅根本。若能選擇財通。一門深入。以至六根互用。則五蘊盡而覺體復。六解一亦亡矣。故心經云。照見五蘊空。能度一切苦。

契云。舍元虛危。左腎屬危。右腎。處間以穴言。播精於子。以時。註云。虛危亥子之間。陰極陽生之時。子者一陽動處。過此則子母分胎。妙在尾箕斗。牛女。豈知虛危。同是子位。豈可分爲先後二時。若亥未子初。則當云危至。非虛危也。識者詳之。

夫道之全體。具於人之一心。聖不加多。愚不加少。聖人以其心役眼耳鼻舌意。衆人以眼耳鼻舌身意役其心。是以有聖愚之別耳。學聖人者。固宜從事於一心矣。然六根者。此心出入之門戶也。心本無形。因

脈望 卷之二

境而有，苟不制六根，欲安其心，未可得也。所謂繫心一緣，而達三月，皆此法也。且六根之爲患，唯眼爲劇。程子四箴，致動於視，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然，則操存之法，固以視爲極則矣。嘗試思之，衆人之情，閉眼則從想，合眼則從夢，隨逐妄境，竟不知孰爲主人。魂不附魄，魄不附魂，流浪生死，中百劫千生，無有出期。此無它，放心未收故也。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放心而不知求，哀哉！禪家建火場，煉魔卻睡，其法專用力於眼視，或三日，或七日，不睡不坐，臥立，輒行，夏捷在御，互相規察，使眼視常平，睜睛不營，蓋在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人之有心，不昏昧，則放肆，曾無中立之時。放肆則視流，昏昧則視惜，惟不昏不散，寂寂惺惺，乃爲合道。故必嚴峻規條，雖撻之流血，不敢怨怒。至於真積力久，則昏散二病，漠然自除。茲則了然頓悟，豁然貫通之時矣。然此不可有正助期限，蓋悟道有遲速，係乎人之宿根，有一宿而覺者，有三日者，有七日者，有三月者，三月不達，則以期年，期年不悟，則以畢命。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禪家建火場之意，收放心之要法也。今吾輩豈能不睡，日夜之間，忘機寂照，理自玄會，張真人偈云：心如朗月，連天淨性，似寒潭止水。同十二時中，常覺照休。教昧了主人翁，西嶽有一道人，住山二十年，夜夢神人告曰：你差了。今後你只想青天明鏡，道人如其言，三季沖舉，觀此則知收放心之法矣。煉燈法雖善，然束心太急，亦爲魔攝。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性在人爲基真，即本覺也。即道體也。即未發之中，得一之一也。及感物而動，所謂本覺者，不守自性，從真起妄，背覺合塵矣。遠真背覺，然後有心意、情識之名。真則不武，遠真則武。武以二參以三，同歸於妄而已。不覺故也。惟其不覺，是以妄認假爲我，而不知本覺之爲真我。妄認六塵爲心，

而不知本覺之爲真心。世之講學者，又皆以識神爲覺而實非本覺也。以見解爲悟，而實非真悟也。此無法雖善，然束心太急，亦爲魔攝。不知本覺者，不守自性，從真起妄，背覺合塵矣。遠真背覺，然後有心意、情識等義，未及猝然，是以覺路不明，見惑舊病。

寂然不動之中，卽道之體也。卽仁也。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虛靈不昧之本體也。本然固有之知也。無極之真也。此聖凡賢不肖智愚之所同具者也。惟聖人一向圓全，安住，曾不少遷。雖至動之時，一向圓全，安住，曾不少遷。所謂主靜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死生之說，夫其所謂游魂，乃其寂然不動之體，物交物則引之，內外皆喧，失其固有矣。賢者覺之，則爲不遠復。凡夫昧之，遂爲游魂，日遠一日，月遠一月，無復返原之期。頃倒于夢想之間，而游魂始爲變矣。至此則愚益愚，流蕩生死海中，不能自有真命，隨物遷化，莫知底止。故惟聖人能制命，聖人能不死，愚者反是。

陶靖節歸去來辭，有曰：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其曰：悟已知，曰：誠。字即是靈知，即是本覺。卽是悟，卽是止至善。既止至善，則定性矣。定性則不遷矣。不遷則靜，而安如止水。物來則現，物去無迹。前乎千萬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視諸掌矣。故曰：能慮能慮，則得道矣。故曰：能得知，是至善初地，得是至善極功。首尾只是一知字。堯舜執中，此知也。孔門一貫，此知也。夫人之所以欲壽其身者，豈非以身爲我有乎？然以身爲我之所有，則可謂身爲我則末也。夫耳目鼻口，

四肢百骸，塊然器也，而非性也。視聽言動，雖出於性，然亦非性之體也。蓋交於物之用也。此皆與器同盡者也。性也者，靈明獨照，與天長存，不以少而盛，不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此則真我也，而人多執身爲我。於累得失，父乎前，妻乎中，汨乎其情，墮於其身，而所謂真我者，茫乎不知爲何物，豈不大可悲哉！

二氏之學，以養氣爲主，誠能內視返聽，此氣自充，精神自固。仙丹在人腹中，卽此氣是也。故曰氣不耗散，再無別訣。老子曰：君子爲腹不爲目。丹書云：黃帝內視，三月而道成。卽此法也。

經世書云：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發於目。人身處此物，先天天地生，沒身處此物，先天地沒。水火木金土之五行，攢簇於此。肝心脾肺腎之五藏，鍾靈於此。睡涕精津氣血液之七物，結秀於此。內指通玄祕訣云：

光便是長生藥，變骨成金上品仙。又云：撮聚雙精，在眼前燒成，便可點金仙。金華詩云：雙童常守洞門立，三島真人長遠還。金笥寶籙云：性之初見，如星大圓陀。光爍爍修丹之土，纔見此物分明，便是元氣產矣。故沿海洞源之間，或如一顆，或如一鉤，從下而上漸升漸長。此是先天真一凝而顯象，非幻妄也。三日冰從泥丸而降丹田，不出月餘，神水將畢，霎時現出水中之金，紫色光明，大如米粒，結在明堂，千變萬化，心上下照顧。此第七轉工夫也。

圓覺經安坐靜室，安處徒衆，維摩經空其室內，除諸所有，皆謂屏除雜念，虛其心也。性命宗旨，譚者多未瑩，蓋觀六祖語可知崖略。其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此性宗事也。又曰：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此命宗事也。

人之寐也，魂自雷門出入爲雷門者耳也。

或問觀世音，何以示女相。曰：歸元法無二，方便有多門。成佛證果，依因悟入。凡二十有五門，六根也。六塵也，六識也。七大也。諸門之中，惟觀世音依耳根而悟入。黃庭經：嬌女窈窕，竇聳耳神名。故觀世音現美女之相。六塵惟聲度垣不能爲礙，故觀世音之妙力，無剝不到也。

楞嚴經以情爲外分，想爲內分，蓋心動于內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故爲內，意緣於外曰想，人之陽氣有慕者也。故爲外。情積不休，能生愛，愛雖別，流結實同。飛動不沈，自然超越，純想卽飛，能生天上，情少想多，輕舉非遠，情想均等，不飛不墜。卽曰覺，四極爲分曉。此淵明所以爲聞道也。後人不達，乃改識爲實，淵明之意荒矣。知止而後有定，此知字，即是靈知，即是本覺。卽是悟，卽是止至善。既止至善，則定性矣。定性則不遷矣。不遷則靜，而安如止水。後着盡於此矣。修行人絕諸情想，直超三界。

劉元城四十七時，謫嶺表，已絕欲故，七年間，未嘗有疾。年幾八十，堅悍不衰。嘗語人曰：安世絕欲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每日行千步，宴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廢寢。終